

朱首末

著

恶魔的风度

罪头条

*Evil
Headlines*



*Demonic
Grace*

怎样的死亡，才能不被遗忘

东野圭吾式的深思
宫部美雪式的细腻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演绎中国版《犯罪心理》

罪头条

恶魔的风度

● 朱首末
—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罪头条：恶魔的风度 / 朱首末著. — 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7.7
ISBN 978-7-5155-1479-6

I . ①罪… II . ①朱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33446号

罪头条：恶魔的风度

作 者 朱首末
出版统筹 朱文平
责任编辑 王秋月
特约编辑 黄梦梦
特约监制 徐均成
封面设计  A BOOK STUDIO
股舍 Design 001812784044
开 本 90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23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479-6
定 价 35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 录

- 序 幕 / 1
- 第一章 剧透者 / 11
- 第二章 父亲 / 21
- 第三章 少女 / 31
- 第四章 线索 / 47
- 第五章 窒息 / 58
- 第六章 恼人的要求 / 71
- 第七章 狐狸尾巴 / 91
- 第八章 受害者 / 111
- 第九章 隐藏的凶影 / 123
- 第十章 岔路口 / 135
- 第十一章 落网 / 151
- 第十二章 我就是我 / 161

第十三章 美丽的邂逅 / 173

第十四章 重现 / 189

第十五章 博弈 / 201

第十六章 统一战线 / 213

第十七章 真凶出现 / 223

第十八章 对决 / 241

第十九章 恶绅士PRADA / 261

尾 声 / 279

序 幕

2010年11月22日上午11时44分，原京市地铁5号线的一辆列车缓缓驶入北端终点站——胜淮苑北。由于这趟列车承载了当日首发车的任务，从拂晓时起已经在轨道上往返了六个来回，所以此站停靠后，便将与下一列5号线列车交接，司机和乘务员也可以下早班回家了。

胜淮苑北站是个典型的住宅站，周边全部是近年来先后建起的经济住宅区，人口相当密集，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打工者和上班族，所以每天上午站台上的客流都呈现出“上多下少”的局面，经过早高峰的拥挤，到了中午时分，站台上已经变得冷清，这时5号线列车交接班的清理和打扫工作通常都进行得很顺利。

乘务员王小玫一边戴着耳机听音乐，一边干脆利索地从列车头开始打扫。报纸、塑料袋、纸屑、零食包装……垃圾的数量和类别与平时没什么不同，她的动作飞快，转眼就收拾到了最后一节车厢，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，此时她已经哼起歌来，一心想着下午要和小姐妹结伴去五道口淘宝。

最后一节车厢内似乎比较昏暗，根据经验，王小玫抬头环顾车厢顶，发现果然是位于中部的车灯灭了一盏。她摘下耳机，马上听到了“吱吱”的电流声。

最近这趟列车的电路总是不稳，王小玫皱着眉头把耳机重新挂回耳畔，心里想着：“真麻烦，看起来下班前还要先通知维修部门。”此

时她突然感觉手里的笤帚“咯噔”一下，好像碰到了一件比一般垃圾重的东西。

“又怎么了？”王小玫不耐烦地望向联排座位下方，只见在座位底下最靠近车厢壁的边缘，平平整整地躺着一个黑色的小皮包。“肯定是哪位粗心的乘客落下的。”

她蹲下身子，伸手过去将皮包拽了出来。皮子的质地柔软细腻，一摸就知道价格不菲。她将小皮包翻过来看了眼正面，不禁立刻瞪大了眼睛，那皮包正面中央偏上的部位端端正正地镶嵌着一排诱人的金属小字：PRADA。

“也不知道是真货还是高仿……”王小玫脑海中率先出现了这个念头。她将小皮包捧在手里反复打量，越看越觉得做工精细，即便是高仿制品，这样一个纯皮的名牌小包也不会低于千元，更何况这个怎么看都像行货。

王小玫涌起一丝丝心疼与嫉妒交织的复杂情绪。这种奢侈品平时自己只能在时尚杂志或品牌官网上一窥真容，居然会有人如此不小心，把这样贵的东西落在地铁里。

想到这儿，她不禁又仔细打量起手里的小包。虽然站务上有规定，乘客的遗失物品必须妥善保管，等待失主回来认领，但根据她的经验，大多数失主不会回来找，有些人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把东西丢在哪里了。站务保管柜上常常能见到落满灰尘、无人认领的失物，其中零星的有一两件高档货。王小玫其实早就注意到，就算悄悄将它们拿走也不会有人发现。

这个皮包不像是背在外面的坤包，大小似乎与女士常见的化妆包差不多，不，可能要略大一些，确切地说应该算是个手包。“会不会是有人不要了而故意扔在这里的呢？要是没人回来认领就好了。”王小玫越看这个精致的小皮包越爱不释手。

隔着软软的皮层，能摸出皮包中放着好多根细长而坚硬的东西，如果来回摆弄还会不时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脆响。

“是什么呢？”王小玫不假思索地拉开小皮包的金属拉链，发现里面装着一堆两头宽、中间却又细又直的小棍状物，可以看出小棍儿的底色像骨头一样煞白，只是上面沉淀了一些褐色的污迹，让人联想到故意做旧的文物，好像刚从泥土中挖出来一样。

小棍儿一共有十根，五长五短，除棍状物外，皮包里还塞着五大块和五小块形状不规则的硬物，王小玫试着将小棍儿和硬物按照不同的长度一一排列，随着组合出的形状逐渐完整，她全身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，小皮包也不知不觉滚落一旁……

拼出的图形分明是一只人的脚骨！

原京地铁一辆13号线列车在同一天的午间时段满载着乘客抵达乾阳门。

乾阳门站是位于原京市偏西地带的交通枢纽，许多原京本地人都存有乾阳门情结，因为早在帝王年间，乾阳门是载粮车马的专用城门，也是官家用水的唯一通道，也称“水门”。近年来，由于乾阳门立交桥在设计上存在败笔，让不少人谈其扼腕，再加上原京市对金融行业的优惠政策，使得距离乾阳门仅几千米之隔的地方崛起了一片商务区，抢尽了在城西彰显现代化的风头，使往日辉煌的乾阳门地区颇有些尴尬，仿佛已缺少关注，光环不再。

但事实上，因为重要的地理位置，各路开发者和规划者始终没有放弃对乾阳门一带的改造和利用。特别是地铁13号线的建设，在原京最早实现了城区与远郊大型住宅区的轻轨连接，不仅与环城的地铁2号线相交，还成功吸引了世界级的综合商业城的入驻，成为当前城西地区最重要的通

勤和娱乐通道之一。另外，这里还是原京市火车北站的所在地，作为这座历史古城首条自主修建的铁路——乾张铁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站，一百多年来几乎无一天停止使用，每日都有开往齐齐哈尔、包头、呼和浩特、满洲里等地的火车出发。所以，无论是上下班高峰时段，还是平日里的普通时间，乾阳门站台上的人员往来都非常繁杂。

才为一对刚刚下火车的农民夫妇指了路，于淑敏就看到了驶入站台的13号线，她赶紧跑到站台边，为上下车的人潮维持起秩序。她身上的黄色制服格外显眼，不时引起往来乘客的注目。

已过正午时分，虽然乘客依然不少，列车上却并不显得拥挤。下车的乘客几乎都走光了，列车大敞开门停靠在站台上，平稳耐心地等待着发车指示灯亮起。

突然，于淑敏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影“嗖”的一下蹿入了列车最远的一节车厢。

“又是那孩子。”她心里掠过一丝无奈，可是脚下却没有停留，直奔车厢而去。

还没等于淑敏走到车厢门前，一个头发像草窝般凌乱、脸颊上沾满泥灰的男孩子刚好急匆匆地准备下车。男孩儿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，却穿着明显不合体的衣衫，裤子太短，上衣却几乎长到膝盖，衣服的边角都已经磨破了，露出难看的毛边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下已进入初冬时节，男孩儿却还只穿着一件秋衣，单薄的身体仿佛随时可能被寒风刮倒。

“站住，小君！”男孩儿看到于淑敏，迅速掉头向车厢另一个门跑去。于淑敏压着嗓子轻喊了一声，一把抓住了男孩儿的领口。

叫小君的男孩儿乖乖地被于淑敏拉下车，用认错似的眼神望着她说：“于奶奶……今天您又来当志愿者啦？”

“我不来怎么能知道你又来捣乱了！”于淑敏故意用充满责备的语气

冲男孩儿说。

男孩儿尴尬地咬着已经干裂的嘴唇。

“你妈妈又发病了？”于淑敏换上关切的语气轻声问。

小君点点头：“妈妈躺在床上两天了，我没办法……”

于淑敏深深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摸出十块钱塞进男孩儿手里：“拿去买两个煎饼，带回家跟你妈一起吃。但是有一条，今天不许再到地铁里来了。”

小君把钱攥得紧紧的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兀自低着头一动不动。

“还不快去？”于淑敏不禁奇怪地询问。

这时男孩儿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从衣服里慢慢拿出来一件黑黑鼓鼓的东西，仔细看是一个纯黑色的小皮包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刚才在车厢里捡的，本来想拿回去看看里面有没有值钱的东西……”小君怯生生地一边说一边将黑色的小包递到于淑敏手上。

于淑敏接了过来，只觉得包体小巧，手感也非常不错，包面上还镶嵌着几个不认识的英文字母——“PRADA”，看上去是包的牌子。

“里面装了什么呢？怎么这么重啊！”于淑敏觉得手里的小皮包跟自身容量及大小相比，显然出奇地沉重。

“你确定这个小包是被人落在车上的？”她困惑地端详着手里的小包，不放心地问眼前的男孩儿。

小君格外肯定地点点头：“我是在联排座位底下发现它的，当时那里根本没有坐人。”

于淑敏更加疑惑，总感觉事有蹊跷，于是小心翼翼地拉开小皮包的金属拉链。

瞬间，一股相当难闻的气味儿仿佛被开启了阀门般从包里泄漏出来，同时，一缕流沙般的冰糖色颗粒也顺着小包的边缘倾泻而下，小皮包的重

量登时就减轻了许多。直觉告诉于淑敏，流出去的那些颗粒应该是粗盐。

那味儿实在太令人不快了，当她强忍呕吐感再次向包里望去时，不禁下意识地将跳将起来，一下把小皮包扔了出去。

“小君，别看！”于淑敏大喊一声，飞快地将男孩儿的头搂进怀里。

只见小皮包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短短的抛物线后便滚落在地，开口处隐约露出半只还未完全腐烂的人手，残存的指甲上均匀涂抹着鲜红色的指甲油。

同一天正午时分，原京地铁一辆4号线列车驶进站台。这个方向的4号线已经途经了公魏村、原京大学、原京电脑城、师大东门等站，几乎纵贯全城比较密集的学院区中心地带，所以上下车的乘客大多是穿着朴素、眼神天真的大学生，列车在这几站总是充斥着一种朝气，车厢里也经常是吵吵闹闹的。不过到了终点站原郊山北，情况会稍有不同，因为这里已经临近盘踞原京上风上水之地的原郊山别墅区，通常人流比较稀少，以外地务工和本就生活在山区的人员为多。

列车驾驶员张兵习惯在每次到终点站后检查车厢，因为偶有乘客在车厢内睡着而坐过站的情况，特别是因为这趟列车要进入总站接受下一班调度，如果车上有乘客滞留，多少会引来麻烦。

果不其然，当他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时，一眼便看见两个年轻小伙子依然坐在座位上说笑。

“喂，下车了。”他边向两人靠近边喊道，语气不太和善。

两人被喊声吓了一跳，同时向张兵望过来。两个年轻人也就二十出头，身穿样式挺时髦却显然很廉价的夹克和大衣。

“哟，司机师傅好！”看见是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跟自己说话，其中一个年轻人立刻露出微笑，冲张兵打了个招呼，给人感觉有些滑头。

张兵本来就是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对于当下有些小年轻嬉皮笑脸的态度

更是不太能接受，所以依旧没好气地对两人说：“到终点了知不知道，你们不下车在这儿磨蹭什么呢？”

两个年轻人大概是感觉到了眼前这位司机师傅是个严肃认真的人，也纷纷收起笑容，相互用询问的眼神对视着。

刚才跟张兵打招呼的年轻人突然对另一个说：“反正咱们留着也没用，要不交给他吧。”

另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有些胆小怕事，似乎早有此意。

“怎么了？”张兵对两人的行为感到疑惑，不禁用催促的语气发问。

率先说话的年轻人从座位上拿起一件东西向张兵递来：“这个……不知道是什么人落在这里的。”

张兵狐疑地接过那件东西，原来是个黑色的小皮包。

“师傅，这包可值不少钱呢，我们这算拾金不昧吧？”见张兵不再注意自己，年轻人打趣地说。

“在哪儿捡的？”

“就在这个座位底下。”胆小的年轻人指了指自己的座位下方。

“你们没看见是谁丢下的？”

两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摇摇头。

“会不会是在你之前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乘客？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我记得我们上车时这个座位是空着的吧……”胆小的年轻人似乎不太确定，用求助的眼神望着另一个。另一个连忙点点头，似乎更加笃定：

“对，就是空的我们才坐的。”

张兵继续打量手里的小包，的确是个做工相当精致的小包，压线和纹理都非常考究，金属标牌和拉链也显得很高档，这时他才发现拉链被打开了一半。

“哎，师傅……”率先说话的年轻人显然有些心虚，还不等张兵提问

便抢着说，“那里面的东西我们就是看了看，可什么也没拿。”

张兵用锐利的眼神盯着他，年轻人说话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已接近嘟囔道：“再说也没什么可拿的……”

“你们看了这里面的东西？”

胆小的年轻人这时竟然显得格外紧张，神秘兮兮地对张兵说：“师傅，那里面的东西有点儿古怪。”

张兵被他感染，登时对眼前这个离奇的小包好奇心大增，于是他拉开拉链，只见包中塞满了一堆白花花的棒状硬物，与黑色的包体形成鲜明反差。

“这……这是……人骨！”凭借着早年插队时帮助过老乡迁坟运尸的经验，张兵一眼便认出小包中的东西正是人类的骨骸，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。

同一天午后，原京地铁一辆1号线列车仿佛一条笔直的红线驶入樱树园站台。

乘警魏冬忧心忡忡地挂断电话，刚才听到的事简直匪夷所思，他一时还没缓过神来。

看到有列车进站，魏冬犹豫着走向站台。

樱树园站是地铁1号线最靠西的一站，也是最早的一批原京地铁站之一。因为这条贯穿了城市主干道——“原京大街”及其沿线的地下轨道的通车，使原本偏僻，甚至令许多原京城里人觉得颇有些“蛮夷之地”味道的樱树园以西的大部分近郊地区与城市中心快速连接。多年来不仅始终肩负着樱树园附近山区镇县交通枢纽的重要职责，还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整体发展。近年来樱树园地铁站周边更是建设迅猛，人口大增。

下车的乘客并不多，很快车厢便空了。

“检查一下每节车厢的座位底下，”魏冬小心地交代站务员，“看看有没有一个黑色的小皮包。”

站务员满脸狐疑，表情里写满了对这个要求的不解，不过依然照做去了。

魏冬紧张地站在站台中央，眼神追随着站务员的身影，顺着一节节车厢依次穿过，终于定格在最后一节车厢内。

“但愿没有那么倒霉。”他在心中默默祈祷。

可是很快，他就意识到自己太天真了，站务员显然是在车厢中发现了什么，不仅迅速蹲下后又站了起来，还不安地向站台上的自己张望。

当看到站务员手拿一个黑色的小皮包走来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魏冬甚至为自己的预感竟然沦为现实而激动。

“还真的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联排座位底下发现了这个东西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”站务员将小皮包递到魏冬手里，露出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。

魏冬轻轻接过小皮包，首先感到皮包的大小和手感都与乘警总站来电中描述的非常一致，一排镏金的“PRADA”随即映入眼帘。

他的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

见此情景，站务员不安地问道：“魏警官，您怎么了？这个小包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魏冬用意味深长的眼神望了一眼跟前满脸迷茫的站务员，然后声音低沉地回答道：“问题很大。”

站务员愣住了，完全没能理解问题大在哪里。

魏冬深吸一口气，哆哆嗦嗦地握住小皮包的金属拉链。

“看看我们的运气有多差吧……”他边说边慢慢地加强了手上的力道。

“啊！”就在拉链被完全打开的一刹那，站务员惨叫失声。

魏冬只感到汗毛倒竖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却依然下意识地紧紧抓着小皮包不放。

皮包中露出了一只完整的女性右手，指尖朝上，正直挺挺地伸将出来，还隐隐冒着凉气。

第一章 剧透者

轻轻将一杯黑浓的苦咖啡放上市桌，邢星睡眼惺忪地打开电脑。跟往常一样，身旁的荧光闹钟显示现在是原京时间早上7点半，距离她出门到荣京日报社上班还有一个小时。

通常这一个小时，邢星会用45分钟来观看一集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，15分钟梳妆整理自己。最近她追的是美剧《犯罪心理》（*Criminal Minds*），该剧已连拍了数季，一集一案，节奏非常紧凑，案件也很精彩。今天这一集是她最感兴趣的犯罪模式：潜藏在都市精英人群中的连环杀手，专以年轻女性为作案目标，从征服与杀戮中获取变态的满足和快感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结局也并没有出乎邢星的预料。她懒懒地关上电脑，踱步到更衣室，不到10分钟便出来了，依然是牛仔裤配格子衬衫，外罩一件灰色的宽松长毛衣，大衣和高筒皮靴全是黑色的，一个深棕色的纯皮大包里面随意地塞着手提电脑、采访本、圆珠笔、零钱包等物件。她又花去5分钟在略带倦容的脸上简单地打了一层BB霜，涂抹上淡粉色的口红，长发在脑后松松地系了个结。出门前，邢星还不忘给予镜中的自己一个肯定的微笑。

荣京日报社位于原京环城线的广京桥内。通常人们提起原京环城线广京桥到国展桥一线，都认为应当划分到城市的中央商务区（CBD），可事实上荣京日报社的地理位置却非常尴尬，就好像被繁华故意遗弃了一样，